

何应钦 晚年

He Ying Qin Wan Nian

年



○安徽人民出版社

熊宗仁/著

何应钦晚年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贾兴权 装帧设计：丁明

何应钦晚年

熊宗仁 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铁四局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200 千 插页：2

版 次：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7—212—01270—X/K·392

定 价：11.00 元

印数：00001—10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95 岁时的何应钦。



晚年的何应钦夫妇。



何应钦夫妇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左一)。



晚年含饴弄孙的何应钦夫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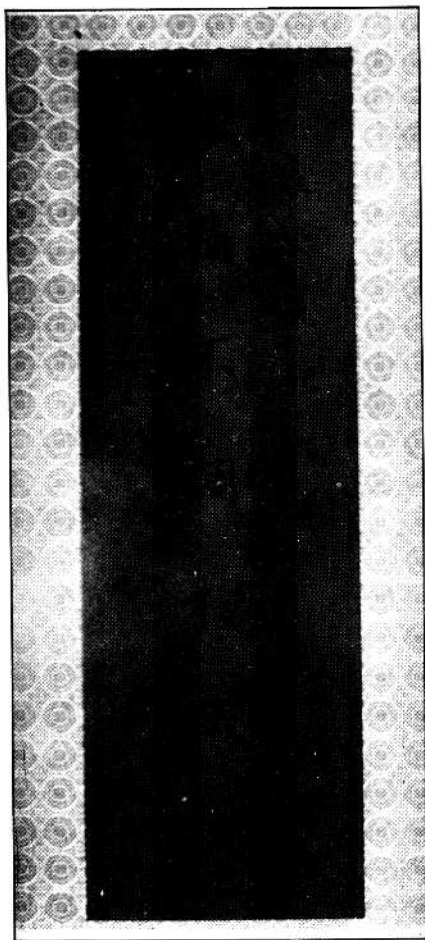
1979年4月何应钦90寿诞时,蒋经国前往贺寿。



1984年6月16日,何应钦在纪念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会上。



何应钦90诞辰时蒋经国赠送之寿轴。



张大千绘赠何应钦《泥荡风景图》

目 录

一、“福将”之星的殒落	1
羊城旧侣拆墙	
败将尽忠赴台	1
老臣蛰居避祸	
“顺民”投石问路	13
“改造”中失势	
效忠后获宠	22
童子军还魂	
老司令借威	31
二、“道德重整”中的领袖梦	39
隔洋结反共姻缘	
居台获再起希望	39
请上帝反共失灵	
抬孔子助威无效	46
上将周游列国	
《龙剧》流毒欧美	55
“MRA”门庭冷落	
何应钦心性转移	68
三、“国民外交”中的马前卒	76
受降主官访日	
头号战犯洒泪	76
老马识途堪驰驱	
牵线搭桥膺重任	90

DP72/17

“反攻大陆”惨败	
“外交”雪崩压顶	100
昔日亲日巨头	
今朝反日先锋	109
四、修补反共思想体系的老兵	122
邀宠常忆当年勇	
媚上更感君恩深	122
鸚鵡学舌难发异声	
亦步亦趋不越雷池	131
怀旧主心机独自知	
趋新贵情缘众共识	140
祝大寿元老欣慰	
颁特勋众心安抚	154
五、“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吹鼓手	166
高唱“三民主义”	
幻想“反攻复国”	166
何元老正儿八经当主席	
大同盟装腔作势枉费力	175
广播打“心战”身先士卒	
抱病写“盟歌”自我消遣	183
六、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见证人	194
推动台湾经济建设	
寻求海外关系发展	194
移情山水寄雅兴	
倡导旅游运匠心	204
针砭时弊说革新	
挽救世风建文明	214
七、寿星期颐难耐乡情煎熬	226

贤内助患绝症	
好丈夫侃长寿.....	226
寂寞黄昏路	
万种思乡情.....	234
风云百年元老隐秘多	
丹青一幅孤魂遗恨长.....	242
后记.....	251

一、“福将”之星的殒落

羊城旧侣拆墙 败将尽忠赴台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追歼逃敌的枪炮声已经向南推移，在风雨硝烟中已经黯然了的那面别具象征意义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从南京黄埔路中华民国总统府门楼的旗杆上被扯了下来。统治中国大陆整整22年的蒋家王朝覆灭了。

国民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在南京危在旦夕之际便乘专机飞回桂系的发祥之地广西桂林，而国民党政权的最后一任行政院长何应钦，没敢等到自己所效忠的政权断气，也于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前8小时，仓惶乘专机离开六朝古都。他在上海稍事逗留后，听从在幕后遥控的蒋介石的指挥，兼程南下广州，妄图凭借一息尚存的百余万国民党军，支撑残局，幻想死而复活的奇迹出现。

历史真会嘲弄人。那些妄图使历史车轮倒转或给历史上抹黑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便是它嘲弄的对象。何应钦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飞黄腾达，始于在黄埔军校任总教官，后来追随蒋介石反共，由广州到南京，登上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军政生涯的峰巅。然而，22年之后，他却由南京又回到了广州。去时辉煌，回时凄惶。这一来一往之间，何应钦由一名参加国民革命的“福将”，成了背叛国民革命的反共反人民的败将。

他一飞回广州，下榻之所尚未安顿，便想独力支撑起国民政

府的门面，紧急召开了行政院第56次会议。为了给先后撤至广州的阁员们鼓劲充气，何应钦重复着他在离开上海时对报界发表的书面谈话，把国共和谈破裂的责任转嫁到共产党身上，并声言南京的失守，纯属主动的战略撤退。他说：“共产党此次乘政府对争取和平，要求停战，作最后呼吁之际，发动总攻，大举渡江南犯……首都险于钳形攻势之中。我驻守首都大军，一时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发挥高度之战斗力量。我统帅部估计军事形势，当前尚非适宜之决战阶段，不能自动从首都作战略之撤退。且政府原早迁广州，部署停当，政府各机关驻京办事处自应一律结束，重回我革命策源地……继续奋斗。”他还声称，这奋斗定会如22年前的东征、北伐一样，取得胜利。^①

何应钦主持的这次行政院会议的收获，是通过了两项实属多余的决议：

(1) 撤销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其实，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季萑、刘斐、卢郁文等该代表团的成员，均已弃暗投明，留在北平，愿在中共中央领导之下，共同建设新中国。之所以明令撤销，是何应钦借以表示，今后上述诸人的一切活动，均与他的政府无关了。

(2) 尚在国民党军所控制的区域，一律停止对解放区的邮电汇兑。这道命令，似乎是给何应钦的五弟何纵炎下达的。当时何纵炎在广州任国民政府邮政总局副局长兼储金汇业局局长，由于邮政总局局长霍锡祥辞职未获批准，称病在家，何纵炎事实上行使了局长的权力，冻结向解放区的邮电汇兑，除表明政府与中共势不两立之外，实际目的是尽量减少金钱流散，以解决政府财政的断炊之虞。

^① 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020—1021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台北版。

这两响马后炮虽无补于时艰，毕竟还是退踞广州的“国民政府”仍以“正统”自居的政治表态。

南京解放以后，本已激化了的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矛盾更加表面化。李宗仁闲居桂林，与拥兵华中的白崇禧谋划如何保存桂系精锐，另谋出路。蒋介石却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指挥着汤恩伯、顾祝同、胡宗南等嫡系部队，妄想将政府南移，固守西南、西北、华中，绝路中寻一转机。他虽然号召国民党军官兵和政府职员，“一致接受李代总统领导”，“绝对服从何兼部长（何应钦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笔者）的指挥”，但实际上他对内心想与共产党谋和的李宗仁必欲除之而后快，对何应钦这位心腹干将反共的能耐和对他的忠诚已大加怀疑。但工于权术、心计的蒋介石，一方面仍要顾及“法理”，既不能骤然罢黜代总统李宗仁，还想利用桂系的数十万军队为他作最后的一拼；另一方面，面对“赤焰滔天，挽救乏术，人心迷惘，莫可究极，甚至敌骑未至，疆吏电降”^①的乱局，何应钦这位“武甘草”似能起一些调和功能。犹如甘草不能单独治疗顽症痼疾一样，无一兵一卒可资调遣、无一官一员可供驱使的何应钦，纵然费尽移山心力，也只能徒张空拳替蒋介石呐喊。

擅长夤缘时会，随机应变，常常脚踏两只船而能左右逢源的阎锡山，在国民党江河日下、四分五裂之时，毅然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充当调和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三巨头之间矛盾的说客，企图拉拢国民党各派系，支撑残局。他两次飞往上海，向躲在太康兵舰上随时可以逃跑的蒋介石请示机宜，又两次飞到桂林向李宗仁劝驾，希望总裁、代总统能负起统驭、督导之责，帮助何应钦，挽救国民党山崩地裂般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危机。

^① 《阎锡山早年回忆录》第133页，转引自《阎锡山评传》第47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早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何应钦替蒋操戈，纵横捭阖，瓦解了冯阎同盟，分而击之，使蒋终获胜利。他对山西土皇帝的文韬武略并不欣赏。但处此燕巢危卵、命在旦夕的绝境中，能有阎锡山这样的人在充当“激流中的勇夫”，自然倾心相与，委以重任。何应钦希望阎锡山设法劝说李宗仁回到广州，以便凭借桂系的几十万精锐，对付人民解放军的强劲攻势，从经济入手，延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彻底崩溃。

何应钦深知李宗仁为人宽厚、顾全大局、好合作，在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中最孚信望，如能请其坐镇广州，指挥白崇禧手中的几十万精锐，号召云、贵、川、康，这小半壁河山尚可撑持些时日。况且，何应钦之所以临危组阁，跳下了火坑，导源于李宗仁的推荐。李宗仁当代总统而无能为力时，想到只有请何应钦当行政院长，为其臂助。何应钦在束手无策时，也想到拉李宗仁作靠背，以怂恿李宗仁出面，向蒋介石索取他不敢启齿的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实权。

何应钦函电交驰，日夜企盼，但李宗仁却不置一词。5月2日，何应钦只好央求阎锡山、居正、李文范偕同桂系实权在握的白崇禧亲赴桂林，并带去何应钦给李宗仁的一封亲笔密函，迎劝李到广州视事。李宗仁阅罢何应钦的情切意紧且旨趣与己相投的信后，向阎锡山说，只要满足了他的条件，他立即恢复视事。阎表示他尽力周旋。李宗仁向蒋介石提出六点要求：

- (1) 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有权予以调整。
- (2) 移存台湾的金银、外币，应由政府运回大陆，以应军政开支。
- (3) 移存台湾的美援军火，应由政府运回大陆，分发各部队使用。
- (4) 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调遣。
- (5) 国民党中央的决策，只能作为建议，不能强制执行。
- (6) 拟请蒋先生出国考察，并设法争取外援。

这六项要求，虽由李宗仁之口提出，实际上表达的是何应钦与李宗仁的共同意愿。

上述六项要求，以《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谈话记录》的公文形式，作为李宗仁回广州主政的先决条件。阎锡山自告奋勇，亲自携带此件前往上海面呈蒋介石，居正等人同时将内容电告何应钦。何应钦阅后，心虽纳之，对外却面显难色，不置可否。他深知与蒋争权，无异于与虎谋皮，但情急势紧之中，只能出此下策。

5月4日，阎锡山的专机抵达上海，在大康兵舰上与蒋介石作了三次长谈，听取了蒋对李、何的要求。素以狡诈而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旋伏旋起的阎锡山也十分惊讶，对李宗仁这般无理的要挟，蒋介石表态之爽快、态度之真切实在令人感动。蒋说：“完全同意，一切权力交出。”并拍着胸脯表示：五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当然，最后却又补充了一句：请李宗仁姑念他此时此境已无颜面见友邦人士，望能准其以在野身份居留台湾。^①蒋介石的这种态度，犹如鹰隼临死前的鸣叫，其声虽哀，然其心亦不改。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蒋介石亲自下令用专机将他的答复送往广州面交何应钦，其中有“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以答”之句。蒋还委托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三人再次赴桂林敦请李宗仁速返广州。蒋介石有如此令人感动之举，李宗仁还能说什么呢？他虽多次领教了蒋的反复无常、朝三暮四，再也找不到托词，又碍于何应钦这位老朋友的苦苦央求，只好勉为其难，于5月7日飞抵广州，与何应钦共同作“最后五分钟的努力”。

当何应钦以为有了蒋介石不再掣肘的许诺，又得李宗仁回广州主政的依靠，可以有所作为时，解放军的前锋已深入福建境内，追击国民党溃军的速度一昼夜高达100公里，而国民党军逃跑的速度亦与之相当。面对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何应钦幻想凭恃

^① 参见《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80页，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印行本。

其阻遇解放军推进的精锐之师，不是被全歼，便是缴械投降；不是临阵倒戈，便是落荒而逃。身兼国防部长的何应钦虽三申军令，坚守待援，但前方将领置若罔闻，依旧全力向南逃命，而且边退边电催军火接济和催发欠饷。何应钦几次向蒋介石去电告急，希望火速由台湾运来一些黄金、白银，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告急电如石沉大海，音讯杳然。

5月10日，何应钦列席立法院会议，并在大会后的秘密会议上，向有关立法委员报告与中共谈判破裂的经过及政府撤退广州的经过，以推卸责任。他在秘密报告中特别郑重声明：“和谈破裂系由于共党毫无诚意，并下总攻令，大举渡江，所以共党对和谈破裂应负完全责任。”为了表白他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以来，所作所为莫不“益励忠贞，悉力以赴，绝不敢瞻顾徘徊，稍卸其应负的责任”，他不厌其烦地重复和谈的经过、江防崩溃的情形，尤其是如数家珍地报告他主持实施的政府迁穗及南京大撤退的功劳。

就组织实施大撤退而言，何应钦真可谓全力以赴了。从解放军突破国民党军千里江防之时起，到23日的20多个小时内，何应钦指挥调动飞机32架次，运出“党国”要员1000余人；调集火车3列，载运700余人到上海。自24日至27日止，又使用飞机51架次，飞台北、重庆、广州，共撤退1349人；动用“景兴”、“秋瑾”两艘轮船，载运人员2250名及政府各种各类办公物资安抵广州；“永兴”号轮船亦载人1200名到台北，等等。

为了让这些已如惊弓之鸟的立法委员们吃定心丸，何应钦在报告他们最为关心的军事形势时，不着边际，故弄玄虚。他详尽而具体地分析了解放军大举渡江的战略意图，认为是意欲孤立上海，牵制华中，进出浙南、闽北，威胁福州、厦门，并进窥南昌，尔后才犯粤境。而对西北方面之胡宗南所部，似亦有所行动，而“国军”方面已早有准备。当与会者询问他应如何指挥国民党军进

行抵抗时，他说：“国军今后的具体的军事计划，不便宣布，但原则上可以奉告，即坚决执行持久作战，以争取最后之胜利。”^①

其实，何应钦心里十分清楚，李宗仁、白崇禧的防御计划，蒋介石根本不屑一顾。他与顾祝同等提出的“守长江而不守上海”，与蒋介石、汤恩伯的“守上海而不守长江”的意图针锋相对而被否决。蒋介石是习惯于几千里以外凭想象指挥前线的将领。他这个国防部长有职无权，补天乏术。但他也有自己的金蝉脱壳之计：他向那些立法委员，也等于向世人介绍了被他自己认为是“自杀政策”的上海防卫的意义及情况，认为上海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关系太大，必须竭力固守，非至已无战略价值时，不能考虑撤退。那些对军事并不十分在行的立法委员们，也认为守上海无疑是正确的。何兼部长已告诉他们，汤总司令可资调遣的部队达45万，早已制订了固守上海的计划。听报告的人们未必都听得出何应钦话中之话：上海守得住与否，与我这空头国防部长毫无关系。

已经是进退失据的何应钦，他那矛盾惶遽的心情无论如何是掩饰不住的。他在报告的结束语中说道：“应钦痛感事与愿违，本应退避贤路，惟念当前局势，严重已极，国家民族之命运，已在存亡绝续之交，政局不可动荡，军心应有重心，应钦以身许国，势逼处此，不得不牺牲一己，继续勉任艰巨。现在李代总统已于前日莅临政府所在地之广州，贵院暨监察院亦均已在穗集会，对于救亡图存之大计，必有贤明之决策，应钦遵循有自，当可减少过失，共赴事功。只要我们能办到‘一德一心，群策群力’八个字，并且求改革，求进步，不动摇，不屈服，最后的胜利，必定是我们的。”^②

①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029页。

②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册，第1030页。